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十七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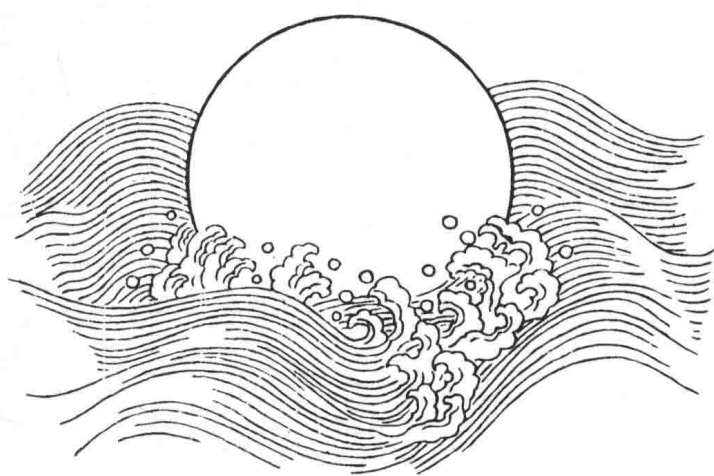
黃山書社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十七冊

黃山書社



(明)高 啓 撰 (清)金 檀 注

青邱高季迪先生詩集十八卷遺詩一卷扣舷集一卷附錄一卷鳬藻集五卷

清雍正文瑞樓刻本

余自己亥春重訂貝清江程異隱二先生集洎博覽明初諸家輒以高青邱先生詩允為一代之冠按先生諸集曾手自詮次逮後周公禮氏從岳鳴一編增訂再經徐用理氏彙為大全集以傳自是重鐫不一先生所手定早同廣陵散矣加以時地之鈎稽或略字句之讎勘多疎作者之旨間被晦蒙洽至於今苟非參校特詳考證無遺于以識天然之振藻迴不侔於凡響曷足稱善讀者焉竊嘗以先生論詩曰格曰意曰趣三者得而變化隨之如萬物之有洪纖四時之有榮悴而詩之道備故其所自喜乃在兼全衆長有淵明之曠而又可以頌朝廷有長吉之奇而又可以詠邱園實為有大方而無偏執劉氏欽謨序之至謂

青邱詩集序

文瑞樓

天道惡盈取之不可以全要豈先生之有意于取其全哉生同韓蘇之星舍自同韓蘇之詩筆其差不同者竄逐卒視潮州惠州益難言之先生槩有所不得辭焉矣論者曾謂四傑詩名先生視楊張徐三家實為獨絕苟天假之年所得猶未止是夫南渡尤蕭范陸四家當時亦謂蕭不早天不止誠齋敵手然此皆深服其所造深惜其不永非以詩猶未詣其極况蕭詩幾湮晦而先生詩人奉拱壁所由使名齊者實出其下是其才力豈易至歟余雅喜先生詩又自惟詩學荒蕪不足深味其妙屢購諸本校其訛字因以次注釋發一難得一解古人所謂注詩誠難常心識之終媿見聞寡陋鮮就正以決擇凡四易寒暑始獲告竣不

惜較清江異隱之訂遲之久而始出者也夫青邱與清江先後被命史局同教習以清江集之藏弄者少新之當亟青邱集之流傳久遠亦釐正之不容已此又余向來臆見今幸無偏廢可并書之為同好質焉爾時
雍正六年歲在戊申孟秋月七夕前一日桐鄉金檀序

青邱詩集序

二

文瑞樓

原序

天下無事時士有豪邁奇崛之才而無所用往往放於山林草澤之間與田夫野老沉酣歌呼以自快其意莫有聞於世也逮天下有事則相與奮臂而起勇者騁其力智者効其謀辯者行其說莫不有以濟事業而成功名蓋非向之田夫野老所能羈留而狎玩者亦各因其時焉爾今天下崩離征伐四出可謂有事之時也其決策於帷幄之中揚武於軍旅之間奉命於疆場之外者皆上之所需而有待乎智勇能辯之士也使山林草澤或有其人孰不願出於其間以應上之所需而用己之所能有肯槁項老死於布褐藜藿者哉余生是時實無其才雖欲自奮譬如人無

青邱詩集 原序

文瑞樓

堅車良馬而欲適千里之塗不亦難歟故竊伏於婁江之濱以自安其陋時登高邱望江水之東馳百里而注之海波濤之所洶歎煙雲之所杳靄與夫草木之盛衰魚鳥之翔泳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發於詩蓋所以遣憂憤於兩忘置得喪於一笑者初不計其工不工也積而成帙因名曰婁江吟稿若在衡門茅屋之下酒熟豕肥從田夫野老相飲而醉拊缶而歌之亦足以適其適矣因序其篇端以見余之自放於江湖者為無所能非有能而不用也

江吟藁自序

古人之於詩不專意而為之也國風之作發於性情之不能已豈以為務哉後世始有名家者一事於此而不他疲

殫心神搜刮萬象以求工於言語之間有所得意則歌吟蹈舞舉世之可樂者不足以易之深嗜篤好雖以之取禍身罹困逐而不忍廢謂之惑非歟余不幸而少有好舍毫伸牘吟聲咿啞不絕於口吻或視為廢事而喪志然獨念才疎力薄既進不能有為於當時退不能服勤於畎畝與其嗜世之末利汲汲者爭鶩於形勢之途顧獨事此豈不亦少愈哉遂為之不置且時雖多事而以無用得安於閒故日與幽人逸士唱和於山巔水涯以遂其所好雖其工未敢與昔之名家者比然自得之樂雖善辯者未能知其有異否也故累歲以來所著頗多近客東江之渚因閒始出而彙次之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題之曰

青邱詩集 原序

二

文瑞樓

岳鳴集自此而後著者則別為之集焉藏之中笥時出而自讀之凡歲月之更遷山川之歷涉親友睽合之期時事變故之蹟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固不忍棄而弗錄也若其取義之或非造辭之未善則有待於大方之教焉

岳鳴集自序

吳為古名都其山水人物之勝見於劉白皮陸諸公之所賦者衆矣余為郡人暇日搜奇訪異於荒墟遠谷之中雖行躅殆徧而紀詠之作則多所闕焉及歸自京師屏居松江之渚書籍散落賓客不至閉門默坐之餘無以自遣偶得郡志閱之觀其所載山川臺榭園池祠墓之處余向嘗得於煙雲草莽之間為之躊躇而瞻眺者皆歷歷在目因

其地想其人求其盛衰廢興之故不能無感焉遂采其著者各賦詩詠之辭語蕪陋不足傳於此邦然而登高望遠之情懷賢弔古之意與夫撫事覽物之作喜慕哀悼俯仰千載有或足以存勸戒而考得失猶愈於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者也況幸得為聖朝退吏居江湖之上時取一篇與漁父鼓枻長歌以樂上賜之深豈不快哉因不忍棄去萃次成帙名姑蘇雜詠合古今諸體凡一百二十三篇云洪武四年十二月日前史官高啓序

人生而形具矣形具而聲發矣因其聲而名之則有言矣因其言而名之則有文矣故文者言之精也而詩又文之精者以其取聲之韻合言之文而為之也豈易也哉近之

音邱詩集 原序

三

文瑞樓

於身遠之於物大之為天地變之為鬼神與凡古今政治民俗之不同史氏之不及具載者取而歌詠之載賡之不費辭說而極乎形容之妙比興之微若是者豈非風雅之遺意哉宜君子有以取之吳郡高君季迪少有俊才始余得其詩于金華見之未嘗不愛及來京師同在史局又得其所謂缶鳴集者閱之累日不倦合古今體數百首其事雖微可以考得失備史氏之所懲勸其辭則余之所欲摹擬而莫之工者鏗鏗振發而曲折窅如也果何自而得之方吳郡未入版籍不幸為僭竊者據之擅其利者十年矣士於是時孰不苟升斗之祿以自活鬻釜間季迪日與之處曾不洩焉顧乃率其儔類倡和平山之厓水之濫取世

俗之所不好者而好之含毫伸牘鳴聲咿咿及其得意又

自以為天下之樂舉不足以易其樂焉此其所得為何如哉吾聞鐘聲鏗而立號石聲磬而立辨絲聲哀而立廉竹聲濫而立會鼓聲之聲謹而立動若缶鳴之聲果何音也其西音乎南音乎抑太古之遺音乎不然則天下將治正始之音將作而此其兆乎何為一旦而及吾耳也得乎天者不求知於人求知於人者不得乎天季迪不求知於余而余知之者商聲之歌不必出於已也而曾子歌之蒧氏之頌不必費辭也而後世稱之則季迪之樂亦余樂也嗟夫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孰能為余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乎季迪由是求之其於道也幾幾矣洪武二年秋七月長山

音邱詩集 原序

四

文瑞樓

病叟胡翰序

高季迪詩十二卷凡為樂府五七言近古體九百三十七首余為序而評之曰季迪之詩雋逸而清麗如秋空飛隼盤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蓉不假雕飾翛然塵外有君子之風焉以余之所言而余之所不言從可知已然則季迪之詩其不可傳也歟季迪中吳人余嘗論吳中之詩唐有陸魯望宋有范致能魯望之詩寄興悠遠而其音響則駸駸已迫於晚唐致能之詩措辭溫縝然其格調特宋焉而已耳在勝國時余適吳得陳子平詩其為言平實而流麗揆之陸范吾不知其孰先孰後也吳之詩在元惟子平而知者蓋鮮今吾於是復得季迪之詩焉季迪年

方壯志氣偉然其所自見殆不止於詩而其於詩則已能自成家與唐宋以來作者又不知孰先孰後也嗟乎詩之道微矣世之有志於斯者莫不鞠明究嚙疲心思於簡牘間而後爲言乃或有可傳其不可傳者固不可勝數是不可不謂之難也以詩之難能如此而季迪乃以此自成家追古之作者以爲並豈非其才之過人也歟序而傳之世必有因其詩而知其才者矣季迪名啓季迪其字也頃承詔與余同修元史尋入內府教胄子授翰林國史編修云洪武庚戌三月翰林侍講待制金華王禕序

高季迪詩集凡若干卷郊郡徐賁所編次而稽岳王彞題其帙曰高季迪詩集而爲之序焉季迪嘗仕而顯矣當未

青邱詩集 原序

五

文瑞樓

仕時即以詩鳴世有稱其作者特以季迪而不以官季迪之詩不以仕而顯也蓋季迪之言詩必曰漢魏晉唐之作者而尤惠詩道傾靡自晚唐以極於宋而復振起然元之詩人亦頗沉酣於沙隲弓馬之風而詩之情益混自返而求之古作者獨以情而爲詩今漢魏晉唐之作其詩具在季迪之作比而觀焉有不知其孰爲先後者矣嗟夫人之有喜怒哀惡哀懼之發者情也言而成章以宣其喜怒哀惡哀懼之情者詩也故情與詩一也何也情者詩之欲言而未言而詩者能言之情也然皆必有其節蓋喜而無節則淫怒而無節則懷哀而無節則傷懼而無節則沮愛而無節則溺惡而無節則亂古之聖賢君子知之其於喜

怒愛惡哀懼之節所以求之其本初者至矣故不言則已言而出焉喜也而明良之歌作哀也而五子之歌作愛也而甘棠作惡也而巷伯作懼也而鷦鷯作皇矣之赫然又因其怒也而作蓋方是時天下有聞而鼓舞之者或瞿焉以俱喜或勃焉以俱怒或悚焉以俱懼或惻焉以俱哀或憐焉以同其所愛惡若有使之然者此無他已與人同其情亦同其節則所以爲之詩者非詩也天下之情之有節者爲之也夫以其有節者之情以爲之詩而詩之節如此其至也匪聖賢君子其孰能與於斯哉故言詩而至於虞周之間君子以爲後來者之無詩也然而甚矣孟子曰詩亡非詩亡也人之情不亡詩其可以亡乎蓋詩云亡者情

青邱詩集 原序

六

文瑞樓

與詩無節則猶無情猶無詩也於是得有得詩之情而復有其節者世雖漢魏也而猶有古作者之遺意焉世日遠而情日漓詩亦日以趨下則斷自漢魏而後謂之古作者可也夫斷自漢魏而可謂之古作者則晉宋及唐苟有得夫漢魏之情者焉謂之漢魏亦可也而世之作者乃欲即其無節之情以爲之詩至併與其情而遺之而曰詩固如是然而漢魏晉唐之作者不爾也吾固觀夫季迪之詩而不敢以爲季迪之詩且以爲漢魏晉唐作者之詩也季迪名啓季迪其字也其先渤海今爲蘇州人生元末不仕國朝以儒士與修元史尋入內府教胄子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已而擢爲戶部侍郎辭不拜有旨賜歸其鄉云

王彞序

言之精者謂之文詩又文之最精者何以知其然耶二氣為之橐籥而鼓之以風霆然後天之聲出焉眾竅為之呼吸而盪之以江湖然後地之聲出焉受形於兩間而靈於物者庀然氣至渾然天成發宣鴻鬱然後人之聲出焉凡人有聲斯有言有言斯有文文至於詩包括品彙陶冶化工根乎性情之正達於音響之妙宮商間作金石並鳴由是而聲之用極矣世皆知以詩而觀詩或未知以文而觀詩因謂詩特文章之末技庸詎知聲成文謂之音而詩之中文已具焉韓退之之言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斯言也其善論詩者已然非天機悟入識見超詣亦何足以語此哉渤海高君季迪疎爽雋邁警敏絕人無書不讀而

青邱詩集 原序

七

文瑞樓

尤邃於羣史與余友二十余年知季迪之能言也久然未嘗不以其詩而得之也始季迪之為詩不務同流俗直欲趨漢魏以還及唐諸家作者之林每一篇出見者傳誦名隱隱起諸公間及遊四方不懈益勤剗磨漱滌日新月異薦紳諸老咸自以為不及季迪之於詩誠精矣然其意則自謂古風人之辭不如是也三百篇之傳豈皆出於一人之手或著其一二皆可以遺之後來尚奚以多為哉吾非欲成一家言亦性焉而嗜之之篤殆與人之耽悅世好者同一肆志留情而其樂蓋未能以此而易彼也聞者以為然當其一室燕坐圖書左右離列拂拭塵埃几案間冥默覲思神興趣融景與心會魚龍出沒巨海中殆難以測度

或花間月下引觴獨酌酒酣氣豪放歌作楚調已而吟思俊發湧若源泉捷如風雨頃刻數百言落筆弗能休故季迪之詩緣情隨事因物賦形縱橫百出開闔變化而不拘拘乎一體之長其體製雅醇則冠冕委蛇佩玉而長裾也其思致清遠則秋空素鶴迴翔欲下而輕雲霽月之連娟也至其文采縝麗如春花翹英蜀錦新濯其才氣俊逸如秦華秋隼之孤鶩崑崙八駿追風躡電而馳也季迪之於詩可謂能盡其心焉爾季迪之詩甚多有吹臺集缶鳴集江館集鳳臺集凡為詩幾二千首皆當世之儒先君子序其端今年冬予訪之吳淞江上季迪出其詩示予蓋取舊所集諸詩益加刪改彙粹為一總名曰缶鳴集自古樂府

青邱詩集 原序

八

文瑞樓

歌行而下至五七言諸體得詩九百餘篇皆其精選富矣哉亦可謂不易矣然是編也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後有作當別自為集季迪不以余不肖屬余序之庸敢序諸篇端作末以俟季迪家姑蘇嘗應召修元史教西學弟子員入翰林為編修擢戶部侍郎賜歸鄉里云洪武三年十二月既望史官吳郡謝徽序舊板缶鳴集後序先姑夫槿軒高先生平生著述甚富其詩則有鳳臺吹臺江館青邱缶鳴南樓姑蘇勝壬等集文則有鳧藻集詞則有扣舷集也幾二千餘篇天資穎悟志行卓越當元季舉家累侍吾先祖仲達父隱居吳淞江上閉戶讀書混跡於耕夫釣叟之間而與吾父思敬諸父思齊思義思恭思忠

日相親好酣暢歌詠以適其趣所賦者江館青邱等集皆在是也獨鳳臺一集入我聖朝洪武初爲史官時作也後選諸集中詩九百餘篇總而名之曰岳鳴時多好事者欲爲板行先姑夫恐其致聲益隆乃止之立記鬚年進侍几席辱顧愛之見其氣貌充碩衣冠偉然言論誦讀音韻如鐘靜處一室圖書左右日事乎著作餘不暇顧也時與嘉陵楊基孟載潯陽張羽來儀鄭郡徐賁幼文名重當世人稱爲高楊張徐比唐之四傑也於乎先姑夫迨今歿且二十餘年不幸無後以傳四方之士莫不仰慕風裁爭錄其藁而傳誦之然而傳寫之訛不得真者多矣幸吾姑尚無恙藏其手澤親藁在焉因不揆庸陋益加考訂校正重編

青邱詩集 原序

元

文瑞權

足一千首俾學子李盛繕寫成帙用繡諸梓貽於不朽非惟以成吾先姑夫之志抑且與夫學者共之矣至其詩之平易流麗才之富贍俊逸大篇短章備乎衆體而自成家則有太史公胡仲申翰林待制王子充國史編修謝元懿諸公序而評之矣愚不敢贅也及鏤是編同志之士或有喜助之者太原王震則贈以板云永樂元年秋七月初吉後學周立謹識

故嘉議大夫戶部侍郎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授諸王經
青邱先生高啓文集一十八卷一作二卷舊一千若干篇今二千若干篇儒士徐庸字用理之所廣也用理旣以類廣先生文集乃以示昌昌謹爲序之曰夫將以所學明先王之

道救當世之弊則必著於言焉庶幾見者之用聞者之有考也六經更聖人之手其言粹然一出於正要之所以存鑒戒者亦多聖人旣沒縱橫捭闔之說興大道幾微漢廣游學之路董生賈誼始各以其學自見著書數千萬言沉雄簡奧其明先王之道陳當世之務略備矣唐韓愈起力變八代之衰習故其言惟醇而杜甫李白又各以其學自見明王道具時政謂之詩史宋歐陽修博學力行本論之言有益於治至朱元晦則根據六經之旨攘斥百氏之非歸然爲世儒宗其大要使人審王伯之略致義利之辨而已今諸家之言具存考之可知用之猶尚可也蓋三代而下漢唐宋之所以聲德著業而繼焉以稱治者有賴於

青邱詩集 原序

一

文瑞權

是焉先生生元丙子少稟神慧長讀六經諸家之書融而通之會而成之又取而力行之其發之於言則浩乎如大川之決防也鏘乎如洞庭之張樂也儵乎如幽壑之舞蛟也致之於用如射者之於的準乎其無疑也然值國步之既促不苟於用隱于青邱登高望遠撫時懷古其言多激烈慷慨若將於世無足爲者及我太祖高皇帝定鼎建業肆詔徵賢先生起與元史之修錄善醜惡儒者之功庶幾彰施史成授諸王經進戶部侍郎尊顯極至先生感之力頌先王之道以匡濟世務言多雄偉奇古足以聳張德業裨益治化時甚賴之未久即辭去去後亦蹇連以死嗚呼殆天所以厄斯文也嘗竊論焉天道惡滿取之不可以全

然誦其身則必信其聲是以董賈貶逐而名長甫白窮放而詩傳韓愈歐陽修朱元晦雖號通顯而未免罷斥然其言至於今誦習而師承者不衰正柳宗元所云生而不遇死則垂聲者衆也先生死始三十有九使少優游而待之則得將止於是乎言將止於是乎行將止於是乎嗚呼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用理師學於先生之言得之既深遂勒圖傳之亦使聞者考之而可知見者用之而可行以明其言之果有賴於世也嗚呼厚矣景泰元年庚午冬十二月望日賜進士出身吳劉昌序

洪武史官高啓季迪有詩千篇號岳鳴集其夫人之兄子周立公禮嘗刻板於所居之甫里正統末燬於火郡人徐

青邱詩集 原序

士

文瑞樓

用理復取刻之增多倍於舊而姑蘇雜詠在焉按岳鳴公自爲序云自戊戌至丁未之作得七百三十二篇及公歸田後又益以戊申至庚戌之作蓋得二百二十八篇乃合十三年之詩而成此編序又云自此而後著者當別自爲集蓋明年辛亥作雜詠甲寅公死于法矣今考雜詠統百二十三篇而用理所增僅三年之詩也幾九百篇一何多哉嘗觀謝翰林元懿序謂公初爲四集刪改會粹始成岳鳴則今所增入豈多昔所棄去者猶存於世錯置其間歟不然作於三年者悉取而未及刪歟讀者頗以爲病則欲侈其詩適所以累其才歟周暄仲英者甫里人也老而好文謂岳鳴爲里中故物而公之手選也慨然重刻又以舊

板缺公自序更補之汲汲走予請一言予憶爲童子公之詩往往成誦稍長棄去遂忘其詞仲英雖有請安能知太史之所至哉惟蘇文忠公有言詩至於杜子美故近代學詩者多以杜爲師而尤得其三尺者虞楊范三家而已然文忠又謂子美以英偉絕世之資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世以爲確論若季迪生值元季非不知有子美者獨其胸中蕭散閒遠得山林江湖之趣發之於言雖雄不敢當乎子美高不敢望乎魏晉然能變其格調以彷彿乎韋柳王岑於數百載之上以成皇明一代之音亦詩人之豪者哉所恨蚤死未見其所止何如君子爲之慨歎故廬陵楊文貞公評諸詩獨誇其樂府擬古及五言律爲勝其意亦可識矣是集又聞賞刻于建寧郡齋未見行世若雜詠備有諸體知詩者以爲工則有板在郡中云鄉後學吳寬鮑蕃序

青邱詩集 原序

二

文瑞樓

例言

一先生所著詩爲吹臺集岳鳴集江館集鳳臺集婁江吟
臺姑蘇雜詠等編詞曰扣舷文曰鳧藻按岳鳴一集先
生自序云自戊戌至丁未得七百三十二篇洪武三年
謝徽序云季迪取舊所集諸詩益加刪改彙粹爲一凡
九百餘篇特以今年庚戌冬而止是又益以三年詩矣
初僅十載之作後萃諸集之秀篇帙多寡已異永樂初
周立公禮氏訂定千首鏤板又非原本嗣益失其舊今
通行本爲景泰改元徐庸用理氏以類分彙曰大全集
後率因之各種集均不復見原本久矣故編次仍依大
全集

青邱詩集 例言

一 文瑞樓

一姑蘇雜詠間有舊刻單行中多脫謬處 國朝康熙已
卯周氏本鋟板亦潦草若槎軒一集鈔自呂勉公懋氏
成化中張習企翱氏編行云即江館等集昨借得東巖
顧君崧齡藏本按係岳鳴集外更益以庚戌後四年詩
凡大全集所不載今補列諸體後
一書之有注漢唐注經依經析義必詳史家推裴松之注
多聚羣書同異他若李善輩俱不專主彙括今以字義
之訂譌片僞未免爬羅剔抉繁蕪之剪自媿未盡惟古
人事或先後合轍列其切近者他不多及語或先後同
源亦止錄其醒豁者或全或節俱撫拾前人不參已意
一事實多有重出已注於前者後必云見某卷某詩以便

查閱或史傳全見於前後有重者必云見某處或全傳
見於後而先有事實在前者必節取以釋本詩之義而
後復詳注之蓋取詳略得宜並非重注又題注見前有
復見於後者止云見卷某即詩中辭義有已見於前題
注者亦止云見卷某總以便繙閱之時一覽題而已得
一詩中有用古事暗切時事者必拈古事按時事以並注
此比賦之有根柢時恐牴牾不敢少略或時事未詳者
竊不自揆纂有年譜并佐考證
一全本注釋合計之覺前詳後略蓋由再見則更節事熟
或全省也苟次第全覽詳密之外以漸而及可節可省
處前非瑣雜後非割裂自是井然

青邱詩集 例言

二

文瑞樓

一詩或有散佚今查姑蘇志虎邱志及諸書所載題詠凡
大全集所無一一補入仍恐見聞不廣尚有遺珠惟祈
博覽者毋斯惠補
一刺本字樣互有不同意義相近者以某一作某兩存之
譌謬者必改正
一此注爲陶陰灰豕務盡鏤校積字成注積注成書蓋先
生詩非崑體之擗擗注或可省刊誤實所難已淺學識
力非自附注家也坊本所謂竹素園拂雲居士等或亦
以未經校正無庸挂名顧自大全集行後不爲不久舊
刻亦不少何猶使作者真面目晦昧於行間字裏略舉
一二足爲深嘆如卷四約同宿鶴瓢山房詩阿咸作何

臧卷五驅瘴詩笑嗤作爽塏其餘字音相似金作經音作陰市作恃之類字形相似雲作露誰作惟賤作錢之類乍難枚舉雖明悟其能會意乎茲購書賈本靡遺借收藏家不一始克參校釐正祇爲刊誤之竣不足言注識者鑒之

一刻本多稱高太史某集按先生早隱吳淞之青邱自號青邱子後名修元史以詞職被擢辭歸復居青邱始終以青邱著合稱青邱高季迪先生詩文集

一鳧藻集五卷購得周文襄公商刻原本校正授梓扣舷一集附於詩後

一舊序本傳應列卷端前後評論奚啻鍾磬之推上品自

青邱詩集 例言

三

文瑞樓

當以次采列書後間佐考正并哀悼篇章及諸論記均附卷末

詩評

季迪志學不倦苦耽吟吟芳譽流英吳士之秀

劉昌

嘗讀高啓季迪姑蘇雜詠凡一百二十三篇古今諸體咸

備命意騁辭如健鶻橫空如快馬歷塊如春園桃李如秋

汀蘋蓼起逸不羣而俊麗可喜深得詩人之妙

周南老

會稽楊維禎吳中高季迪皆鳴於詩其過高者凌厲險怪

痛快者巧中物情讀之如入寶藏之中綺羅之筵駭目適

黃容

口視古作概淡如也亦其邁逸豪放爾

季迪詩得唐人體裁語精而意圓句穩而情暢雖前輩有

王遠聽雨樓諸賢記

所不及焉

楊洪

季迪一變元風首開大雅

文瑞樓

國初稱高楊張徐高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

未見卓然有過之者

李東陽

洪武初沿襲元體頗存纖詞時則季迪爲之冠

陳東

季迪岱峰雄秀瀚海渾涵海內詩宗豈惟吳下

徐霖

太史弘博凌厲殆駸駸正始一時宿將選鋒莫敢橫陣使

若迅鶻乘蹙良驥躡景麗若太陽朝霞秋水芙蓉詞家射

鵬手也

王世貞

明興立赤幟者二家而已才情之美無過季迪聲容之壯

次及伯溫

元美

高詩奇拔爽朗可並唐之燕許

穆文熙

季迪才情有餘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

高為僕王世懋
敬美

侍郎詩佳在實境得句足以嗣響盛唐宛如秋隼摩空風

翻健捷王兆雲
元祐

洪武間高侍郎先鳴文成次之固已咀其精華窺其堂與

陳彝仲

國初稱高楊張徐李迪風華穎邁特過諸人同時若劉誠

意之清新汪忠勤之開爽素海吏之峭拔皆自成一家人足

相羽翼劉崧貝瓊林鴻孫賁抑其次也又云高太史格調

體裁不甚逾勝國而才具瀾翻風骨穎利則遠過元人昭

代初雅堪櫛櫛胡應麟
元瑞

高侍郎始變元季之體首倡明初之音發端沉鬱入趣幽

音邱詩集 詩評

遠得風人激刺微旨足以嗣響盛唐顧言

李迪詩穠麗而無粉澤清新而復高古優入盛唐李時遠

李迪矩矱全唐獨運胸臆何白
元裕

李迪詩如渥注生駒神駿可愛陳子龍
臥子

李迪如春池黃鳥游目可念李震
舒章

李迪詩自古樂府文選玉臺金樓諸體下至李杜王孟高

岑錢郎劉白韋柳韓張以及蘇黃范陸虞揭靡所不合此

之謂大家誦青邱子歌其自負亦不淺矣繆泳謀
天自

李迪妙有才情翩翩矯逸明初詩人允宜首推宋徵輿
韓文

侍郎跌宕風華鳳觀虎視造邦巨擘所不待言而何仲默

別推索景文第一試合諸體觀之素自非高敵也又曰李

迪之才始於兼故其體備朱彝尊
竹垞

高啟為文雅澹為詩雄健岳鳴諸集至今人膾炙之戴璟
屏石

李迪長歌磊落嵌岑極其生動周質
青士

音邱詩集 詩評

三

文瑞樓

吾吳高青邱先生詩流傳三百餘年冠於明勝於元高於宋兼乎晉唐追乎漢魏此其古今體之大概也序青邱詩者則有胡王謝周劉吳諸賢評青邱詩者皆一時名流鉅手靡不揚其聲律證其宗派想其才情窺其理致洋洋千百言已盡作詩之妙矣竊讀先生自序三篇於婁江吟臺云凡可以感心而動目者一見於詩遣憂憤於兩忘置得喪於一笑於岳鳴集云十載之間可喜可悲者皆在而可考於姑蘇雜詠云采其著者各賦詩詠之俯仰千載有或足以存勸戒而攷得失然則先生之詩可以經可以史可以子包含萬有凌轢百家其自道倍親切有味又為諸敘論之所不逮矧余未能言詩焉能更綴一詞於青邱詩後

青邱詩集 陳序

文瑞樓

哉桐鄉金子星輅好學之士也以青邱集歷年久遠易本不一寢失先生手定之旨因詳訂舛訛廣增注釋殫精竭思浹四句歲而後成於是青邱全集重新而世益珍之嗚呼可謂青邱之知己也已夫人之知詩者蓋鮮知之而好之者抑又難凡天地間聲色玩弄之物能令人好故人之好之雖至枯其形溺其志而曾不少衰若昔人所為詩亦止自適其所好匪如聲色玩弄之能令人好也其幸而傳者當世移代遷之後梨棗已朽魚豕相沿斯人不作孰為一一釐正之其不幸而不傳者姓氏雖存而篇什多散又孰肯出其蒐羅表章之力則欲俾昔人之詩不傳者傳其蹟而已傳者傳其真固有賴於好學深思之士為之後也

先是金子搜輯貝清江程吳隱兩先生集刊以行世茲復校青邱詩次第付之梓此蓋能好人之所不好為人之所不為者則其過人不亦遠乎金子屬余序青邱詩余弗敢以弁鄙之詞辱青邱而第述金子之於昔人之詩真知篤好且有功於詩學如此

雍正六年臘月既望長洲舊史陳璋序

青邱詩集 陳序

二

文瑞樓

鳧藻集本傳

高啓字季迪吳郡人生元丙子少警敏力學遂工於詩上
窺建安下逮開元大曆以後則貌之天資秀敏故其發越
特超詣擬鮑謝則似之法李杜則似之庖丁解牛肯綮迎
刃千彙萬類規模同一軌山龍華蟲如其貴也象犀珠玉
如其富也秋月冰壺如其清也夏姬王嬙如其麗也田文
趙勝如其豪也鳴鶴翔雲如其逸也仍和陶韋大羹元酒
之味不開二宋粟布之征所謂前齒古人於曠代後冠來
學於當時者矣東吳騷雅士悉推之無嫌為文尚氣多辯
難攻擊之體讀之疊疊忘倦大抵以先聲掩其兼美張士
誠有浙右時羣彥多從仕者啓獨挈家依外舅周仲達居

青邱詩集 本傳

文瑞樓

吳淞江上歌詠終日以自適焉陪臣饒介之丁仲容輩以
詩自豪及見啓為歎服啓尤好權略論事聳人聽故與饒
如投左契定交者若王彞楊基杜寅張憲張羽周砥王行
宋克徐賁之徒胥不羈贍才爽邁有文談辯華給憫然以
為天下無人一時武勇多下之明興以某臣薦偕謝徽等
聞於朝與修元史授翰林國史編修官復命教授諸王久
之推任喉舌之司待以不次與徽等懇辭乞歸田里制可
仍賜金以還復居江上遨遊青邱甫里之墟始號槎軒又
號青邱子銳志亦不少衰矣居幾何忽從故時一二俠入
遊于郭適江夏魏觀為郡老而好士延見王彞輩啓嘗會
于京尤禮遇之不得已亦廁為客復強辭之歸故里殊悵

悵不樂遂蹇連以歿年甫三十九嗟乎使啓少延則駸駸
入曹劉李杜之壇奚止此哉其詩類藁藏於家未即顯初
富商陳寶生欲為壽諸梓啓不許乃止凡傳錄而誦之者
無不歎羨必不泯焉余與啓同里知其人為詳故特為傳
庶貽不朽云洪武乙卯二月隴西李志光書

槎軒集本傳

先生諱啓字季迪世吳人居城東北陬考順翁以上俱裕
饒有田百餘畝在沙湖東迤南切吳淞江遂僑江澣之大
樹村以便課耕先生生元丙子稍長兄咨戎淮右繼失怙
恃即綜理家政往來江城以居性警敏書一目即成誦久
而不忘尤粹羣史嗜為詩出語無塵俗氣清新俊逸若天

青邱詩集 本傳

文瑞樓

授之然者年十六淮南行省參知政事臨川饒介之分守
吳中雖位隆望尊然禮賢下士聞先生名使使召之再先
生畏避久之強而後往座上皆鉅儒碩卿以倪雲林竹木
圖命題實試之也且用次原詩木綠曲韻時先生一愿稱
耳衆易之侍立少頃答曰主人原非段干木一瓢倒瀉瀟
湘綠踰垣為惜酒在尊飲餘自鼓無絃曲饒大驚異以其
含蓄深遠非穉作可及延之上座特為書於圖諸老為之
掣肘自是名重搢紳間縱前輩靡弗畏之年可十八頤而
未冠嘗聘青邱鉅室周翁仲達女因家落弗克備六禮一
旦翁病所交戲之曰若婦翁有不安盍往問之可乎先生
曰諾願偕往焉遂同抵其第翁謂所交曰吾疾近稍愈未